

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东阳人舒元舆，比我老乡施肩吾早两年考中进士。施老乡虽然中了进士，却一心向道，归隐去了，而舒进士，官运一直亨通，做到了相位，但恰恰是这个高位，害了他的命，他因密谋铲除专权的宦官，事泄后被宦官所害并族诛。

舒元舆不仅官做得大，文章也写得好，尤其是写得一手好杂文，夹叙夹议，文学性思想性都极强。现在，我们来读他的一篇杂感，《悲剡溪古藤文》。

绵延四五百里的剡溪，非常有名，李白那么远，都做梦向往，“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那舒一定也到过剡溪的，因为剡溪的古藤，是一种极好

一家人住在一幢楼

左邻和右舍之八

童孟侯

如今，什么样的住房搭配最称心？当然是一个小家族住一个小区，互相串联方便。不过，也不要住在贴隔壁，更不要住同一套房，形散而神不散，是最高级最舒心的搭配。

老魏经过数年的挑选、劝说、调整和补帖，终于把小丁丁的一家人凑在一起：老魏是爷爷，住山水公寓的1102室；魏阳是儿子，住206室；小丁丁的外公外婆住1212室；老魏的妹妹住1410室，大家都是98个平方。从此，一家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其乐融融。

周一到周三，小丁丁由爷爷奶奶带，玩耍、吃饭、午休、洗澡，全包。周四到周六，小丁丁由外婆带，也是全包。到了礼拜天，小丁丁才回206室自己的家。魏阳小两口几乎不要带小人，轻松至极——这就是住在一幢楼的好处！

一年以后，魏阳在山水公寓的电梯里碰到老同学沈永：沈永，你能来了？看你妈妈吗？沈永回答：是，我来找找房源。你晓得的，老娘就住这幢楼的608室，她希望我把房子搬过来，互相可以有个照顾。

魏阳说：我住的206室正好要卖掉，你要给你。沈永说：发生啥事啦？你们小家族这样的住法是我们大家的样板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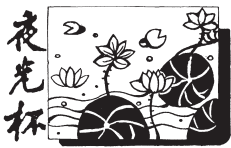
魏阳叹了口气说：样什么板啊，小人养坏了。丁丁的爷爷，就是我爸，大老粗，老早厂里做起重工的，他对孙子百依百顺，放任自由；丁丁的外婆呢，当过小学校长，对丁丁提早管教，这么小的人，闲话都讲不清爽，就要他参加外语辅导班和钢琴培训班；我呢，想对丁丁实行真正科学的教育。结果，小丁丁成了“三面派”，他在三家大人之间游刃有余，钻空子，耍花招，不肯吃饭，不肯睡觉，人瘦瘦瘦像只猫。还有，我魏阳现在什么隐私都没有了，爸爸妈妈丈人丈母娘，还有姑妈，随时随地可以拿钥匙开我206室的门……所以我决定搬走。

沈永说：说定了，206室让给我，还可以节省一笔中介费。

又过了一年，魏阳到山水公寓看父母，碰到了沈永的妈妈：沈家妈妈您好吗？日子过得称心了吧？沈妈妈叹了口气：住得太近啦。魏阳问：不是您让沈永搬到山水公寓来的吗？沈妈妈说：以前我们两个老人很简单，吃碗面，或者炒个蛋炒饭，冲只紫菜汤，一顿饭就混过去了。现在我每天要烧5个人吃的夜饭，小人要营养搭配，沈永要吃荤小菜，媳妇要清淡，我已经69岁了，天天买小菜拣小菜烧小菜，忙得七荤八素，到洗碗的时候力气都用光了。沈永根本不帮我，吃完夜饭拍拍屁股就走。唉呀，住得太近了……

魏阳提个建议：那您让沈永搬走好了。沈妈妈说：出尔反尔，儿子会认为我老年痴呆发作了，唉，实在太近啦。

魏阳心里嘀咕：重蹈我的覆辙……



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也只是隐隐的痛，为植物而叹，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写作由头。

官员兼文人，历游非常多。舒元舆后来到过数百个郡县，东至洛阳，西到长安。文人相聚，舞文弄字自是常态，于是，他见到了太多的人，都以使用剡纸为荣，剡纸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时，他忽然明白剡溪古藤枯萎的原因了，错不在造纸工人，责任在这些用纸的文人，没有市场，自然也就没有砍伐。

舒自己也是写作者，他深知写作的困难，但他面对的却是一群写作者：“自谓天下文章归我”、“比肩握管，动盈数千百人。数千百人下笔，动数千方言。不知其为谬误，日日以纵，自然残藤剥，易其桑叶，波浪颓查，未见其止”。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写作者呢？他们认为自己的文章天下第一。他们挤在一起写作，动不动就几百几千人。这么多人动笔，动不动就几千几万字。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还一天天地放纵下去，以为古藤是比桑叶还容易得到的原料，这自然是在残害古藤的生命了，剡纸用得越多，古藤就越来越衰败。

舒元舆不是痛恨写文章，而是痛恨那些写绮丽之文、发空妄之论的作家。如果任这种风气泛滥，“虽举天下为剡溪，犹不足以给”。是的，如果尽写些没用的，即便整个天下都成为剡溪，也还不足供给，何况天下只有一条剡溪呢？！

文章写到这个层次，

意图已经相当明确，既要保护植物，更批判了那些奢靡的文风。但似乎，批判的张力，还不够，于是，舒元舆笔锋再转：

大抵人间费用，苟得著其理，则不枉之道在；则暴耗之过，莫由横及于物。——予谓今之错为文者，皆天阙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错为文者无涯。无涯之损物，不直于剡藤而已。

是呀，人世间的耗费，一定要合理，如果肆意浪费，就等于加害万物。那些胡乱写文章的人，都是残害剡溪古藤之流。藤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一样，都是有限的，胡乱作文的人，却没有限度。而当今天下，毫无限度地损害万物，并非只有剡溪古藤而已。

最后一句，掷地有声。我去奉化溪口，那里是剡溪的下游，早已寻不见古藤的踪影，岸两边，都是现代绿植，偶尔有饱经

水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一片荒山，杂草丛生，不时可见一些裸露的石头，给人以苍凉的感觉。然而，只要有一道溪水淌过，深深浅浅的，草木立刻就有了颜色，石头立即就有了精神。山水山水，讲究的是彼此的配合，离开了水，山即缺乏了灵气，丢失了原色。

那写作《爱莲说》的周敦颐，委实是位大家，就凭借他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写作素材，就让人赞叹不已，更何况还能描摹得如此精细？这神奇的莲藕，那圣洁的花朵，竟然出生并成长在为人所鄙弃的污泥里。

有时候我闭目卧仰，会感到体内的水与气，如巨大的水包在行驶的车辆上一般，晃晃荡荡的。

第一次到柳州的当日中午，老战友带我们到一家叫做“黄氏真味螺蛳粉”的店铺去吃午饭。我到过桂林，已经知道广西人对粉的特别情感。所以，午餐时间老战友把我们领到这样的店铺里来，一定是让我们吃粉，品尝最富柳州特色的螺蛳粉。

妻子第一次进广西，也第一回吃广西米粉。一碗柳州螺蛳粉摆在她的面前，有点新鲜与好奇。毕竟是尝所未尝的食物，一点体验不曾有过，只是才听我的老战友的介绍刚得到一点点关于螺蛳粉的“传说”，所以，妻子用筷子慢慢夹起一两根米粉送到嘴里，慢慢地咀嚼了一会，用一种试探的方式迎接第一口螺蛳粉。我盯着妻子脸上的表情。我是有点担心的，我的妻子虽然不是一个挑食者，但也不是对所有食物都来者不拒的人。我看到妻子的脸上有放松的表情，她的筷子再次放进了碗里，而且，这一筷夹了很多的米粉，并迅速送进了嘴里；一会儿，又用筷子夹起了碗里的腐竹，花生，一边吃着，一边说话了：好吃，这螺蛳粉好吃，对我胃口，我喜欢吃。

令我意想不到的，第二天晚饭后，妻子又提出要吃螺蛳粉。老战友本来已安排在酒店吃饭的，见我妻子那么想吃螺蛳粉，便再次带我们来到了那家黄氏真味螺蛳粉店。其实，这螺蛳粉真的风味独特。我吃



风霜的构树什么的，但不是古藤，只有剡溪，静静地向东流去，剡溪记着谢灵运的脚步，剡溪记着李白的足迹，剡溪也一直惦记着繁茂的古藤。植物的种子，有许多会顽强到千年以上仍发芽。因此，我相信，那些古藤是不会绝后的。

世移时移，网络时代，舒元舆说的几千几万字天量，只不过是些写作者一天的产量而已，这些字也不再需要古藤，它们只存在于电脑或手机的页面上，硬盘中，云端里。但，胡乱写文章的人，却不会断绝，这些文字会印在纸上以各种面目大量（不，海量，超海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它们以树木、植物的生命换取自己的无赖存在。

据说，2017年下半年开始，纸张价格猛涨，无论书价或报刊价，都在大涨。

是古藤千年后的告急吗？我不知道。重读了舒元舆的杂文后，自己也在迷惑。

皮囊。是谁发明了如此精确的词语？我分明感到沉睡中的自己只有一层皮囊包裹着，里面是宁静的池塘，水中似乎也有亭享的荷，头顶着未曾开放的粉嫩的花苞，如净水刚刚洗涤过一般，偶有几个水泡从水底泛出，发出细微的响动，与静立的杂草相映成趣。

水啊，实在是忍辱负重的极致。在一切都崇尚高处的時候，唯有它独自选择大家所舍弃的，无怨无悔往低洼处奔流不息。人们把什么脏的乱的东西都扔给它，它依然选择了默默的接纳。最令人赞叹不已的，它没有听之任之，

柳州螺蛳粉

俞富章

过桂林米粉，这柳州螺蛳粉比桂林米粉更有味道，不仅汤鲜美，而且配料丰富多样，既有吃头，又有嚼头。

只隔了一天，妻子又想吃螺蛳粉了。老战友反倒为难了，说，柳州螺蛳粉好吃，可你们远道而来，总不能让我就用一碗螺蛳粉接待吧。但我妻子说，螺蛳粉好吃，百吃不厌，我才吃了两回呢。老战友见我妻子十分执着，只能同意了。在我们离开柳州的前夜，老战友准备去一家高档酒店为我们夫妻饯行。妻子说，不用那么复杂，不去那

飞机着陆时，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跑道在光影里变得柔和，我的身体，不是大脑，是身体，每一个细胞，立刻感受到了，这是家乡，云天，水汽，土地，烟雾，种种味道，我知道，我回家了。

从地铁口出来，第一眼就看到一颗太阳，正面向我迎过来。真真切切的，是太阳向我迎过来，而不是我迎向太阳。避开地铁口，我站在人行道旁，对着这颗太阳发呆。向暮未暮时分，路上行人还不算多，我嗅到空气里逐渐弥漫的味道，回家的味道。味道是这颗太阳散发出来的。旁边有一幢老式的楼，阳台直通到底的那种，太阳就在二楼阳台的高度，看上去有篮球那么大。家乡的马路多半有弧度，几百米外，马路对面的房子就在我的视野的正中了，房顶上有小小的突出，孤零零的，那是电梯井，那颗太阳，端端正正的，在井的上面，像是小小的纸盒上面一颗大彩球。太阳是橙色的，周围没有云霞，没有光晕，圆溜溜光秃秃的，边缘清晰，它很唯我又绝对唯一的独立着，仿佛与它背后的天空无关——它已经脱离了天空，也与周遭的一切，房屋，树木，道路，汽车，人，烟火气息……无关，倒像是与大地有关，它也确实在向着大地走。看得出有厚度，是立体的，可以抱在怀里，触觉应该软软的，如塘心蛋黄，会漾来漾去，那温度就漾出来了。不是灼人的热，是可心的暖，比体温略高一点点。就这高出的一点点，传导到身上，身体便热乎起来。当身体热乎起来的时候，心就会有点酸酸的湿润起来。这是回家的太阳，柔软，温暖，可触碰，如蓄满温热血液的躯体。搞不清楚究竟是自己拥抱太阳还是太阳拥抱自己。太阳不动声色地走着，越往下，颜色也越来越红。很快太阳就触到电梯井了，两线相切的一刹那，华美绝世，又海狮顶球一般寻常淡定，它甚至都不停顿一下亮个相，持续一点一点往下，不动声色，在井的后面，看上去像是从中央被井逐渐吞噬，切割开来，最后完全沉到房子后面，看不见了。

天空还没有暗下来，我拉着行李箱向着太阳落下的方向走。我走得不快，回家是一件最为心安理得的事，完全不必急，信马由缰，随着身体的律动迈步，配合着黄昏的从容。这样的步速最适合乡村歌曲，如歌的行板，且行且歌。仿佛是丹佛的歌声，乡村的路，带我回家，从太阳落下的地方缓缓地传过来。旋律不算优美，却从容自然，像是从大地里生出来的，当然也有着大地的朴素简单。丹佛唱得也从容自然，像是说家常话，也有着大地的朴素简单。恩雅的歌声则来自天堂，长路漫漫，身驱和心灵都需要回家，回家的路上，愿望也如天籁。无论在哪里，回家的路都是一样的，来自大地的声音与来自天堂的声音只有一个去向，直入心扉。我在这熟悉的旋律中听到一个更熟悉的声音，那声音说：丫头，回来啊。那是父亲的声音，柔软，温暖，湿润，像破碎了流出来的溏心蛋黄。

水之物语

张路英

上善若水。我曾无数次看到这个词语，但一直不太理解它的真实意义。直到看到“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以及“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之王，以其善下之”之类的句子，才惊恐地发觉老子的智慧确实是超乎众生而存在的。

污水处理厂门口的大石头上就镌刻着这样的一个句子。那里绿叶环绕，环境优美，是许多人理想的工作单位。许多小朋友们曾被带去参观，有人很疑惑地问，

竟然把污秽之物沉淀，并在沉淀之中孕育了新的生命，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全新的世界。

我们来到柳州五日，吃了四次螺蛳粉，可见螺蛳粉确实实地感动了我们。一碗螺蛳粉，满满当当，热气腾腾，一筷入口，酸的、辣的、鲜的味道满嘴奔涌，虽烫却爽，令味蕾大开，半碗下肚，已是浑身热血沸腾，喝完最后一口汤，满脸大汗淋漓。这碗够热够辣够劲够刺激的螺蛳粉吃在嘴里，热在心里，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据我的老战友介绍，螺蛳粉既是柳州著名的特色小吃，也是柳州人的最爱。一个柳州人，若出差或旅游或求学去外地，回到柳州的第一件事就是

“这么多的污水，最后都去了哪里？”——是否，无论是因受热而被蒸发到空中去的，还是经过种种处理过滤的，最终还是要回到人们的生活里去？否则，无法循环的，岂能一直存在下去？孩子们当然要被教育：珍惜水资源，爱护环境。

当我们沾沾自喜自己身边的各种美好时，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也要接纳灰尘与泥泞的存在，并且无限地敬仰那些在灰尘与污浊之中却能孕育并创造出新世界的人。

世界是一个循环，自洁自律与保护好生态都是重要的。

七夕会

吃碗螺蛳粉。

我请教老战友，螺蛳粉与螺蛳有关吗？老战友肯定地告诉我，螺蛳粉之所以叫做螺蛳粉，就是因为它的汤是用螺蛳熬成的缘故。这汤料制作既讲究工艺，又需要耐心细致，且各家自有秘制配方。一般是用石螺加猪骨鸡骨等一起熬制一段较长的时间，再加上各种配料继续熬制，直至熬到入味到为止。一碗正宗螺蛳粉，由柳州特有的软滑爽的米粉做原料，加上酸笋、木耳、花生、油炸腐竹、黄花菜、鲜嫩青菜等配料及浓郁适度的酸辣味，还有就是最能体现每家特色的那道由螺蛳熬制的汤水调制而成的。

吃碗螺蛳粉。

我请教老战友，螺蛳粉与螺蛳有关吗？老战友肯定地告诉我，螺蛳粉之所以叫做螺蛳粉，就是因为它的汤是用螺蛳熬成的缘故。这汤料制作既讲究工艺，又需要耐心细致，且各家自有秘制配方。一般是用石螺加猪骨鸡骨等一起熬制一段较长的时间，再加上各种配料继续熬制，直至熬到入味到为止。一碗正宗螺蛳粉，由柳州特有的软滑爽的米粉做原料，加上酸笋、木耳、花生、油炸腐竹、黄花菜、鲜嫩青菜等配料及浓郁适度的酸辣味，还有就是最能体现每家特色的那道由螺蛳熬制的汤水调制而成的。